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九

陝西三

華嶽注　酈道元
西嶽太華山碑畧　唐玄宗
修西嶽廟記　樊毅
獻西嶽書　李靖
拜嶽言　陳黯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王維楨
華嶽述征記　郭緣生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九

陝西三

華嶽注　酈道元

西嶽太華山碑畧　唐玄宗

修西嶽廟記　樊毅

獻西嶽書　李靖

拜嶽言　陳諧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王維楨

華嶽述征記　郭緣生

遊華山記　喬宇

遊華山記　都穆

華山記　李德裕

太華山記　文翔鳳

過東峰記　袁宏道

上南峰記　楊嗣昌

從太華山至西峰記　李之椿

華山遊記　王履

登蓮花峰記　王得臣

登蓮花峯記　王得臣
華山游記　王履
始入華山至西峯記
上南峯記
過東峯記
入華山記　文翔鳳
華山記　李德裕
游華山記　都穆
游華山記　喬宇

游華山記　唐　樞
太華山記　李攀龍
華山記　袁宏道
華山後記　袁宏道
華山別記　袁宏道
太華山記　楊嗣昌
太華山記　李之椿
游西嶽記　尹　伸
太華辯　王　涯

狠石銘　皇甫湜
藍田關銘　皮日休
馬當山銘　陸龜蒙
記棧道　楊慎
棧道銘　歐陽詹
孟門注　酈道元
興元新路記　孫樵
河源記　梁寅
黃河源考　楊慎

青唐錄　李遠
黑山考　顧起元
鴈塞考　顧起元
燕然山銘　班固
記天山　愼蒙
記葱嶺山　愼蒙

華嶽注

魏 酈道元

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嶽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常有好事之人故升華嶽而觀厥跡焉自下廟歷列栢南行十一里東廻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謂之北君祠諸欲升山者至此皆祈請焉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屆一祠謂之石養

父母石龕木主存焉入南出一里至天井井裁容人穴空迂廻傾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又有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上者皆所由涉更無別路欲出井望空覩明如在室窺窻也出井東南行二里峻坂斗上斗下降此坂二里許又復東上百丈崖升降皆須扳繩挽葛而行矣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傍稍進徑一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神名曰胡趨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廣裁三尺餘兩箱崖數萬仞窺不見底祀祠有感則雲興之乎

也然後敢度猶須騎嶺抽身漸以就進故世謂斯嶺爲搦嶺矣度此二里復眉山頂上方七里靈泉二所一名浦池西流注於澗一名太上泉東注澗下上宮神廟近東北隅其中塞實襍物事難詳載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屈嶺東南望巨靈手跡唯見洪崖赤壁而巳都無山下上觀之分均矣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注之水出松果之上北流徑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地也河水自潼關

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關矣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

西嶽太華山碑畧

唐　張説譔

天有四序。星辰辯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錫。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宿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石壁磔豎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西。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

少昊之下都。卽蓐收之别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群后。爰自夏迄于隋載歷三千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息也故亦祥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聆響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醑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

玄感昭襄可一二而道邪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白
京邑幸子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
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祟
之禮進廻刻石梗槩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

修西嶽廟記

漢 樊毅

山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柴燎烟致敬神祇乂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賸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壁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

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
初彗掃頑凶更率舊章敢用玄牡牲牷必克天惟醇
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
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于河南究職
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强虣撫瘠民二鄙
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
夕惕惟竊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齋祀西嶽以
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墻屋傾亞世室不脩
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黨以漸補治設

中外館圖珍奇盡恠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髮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太山邱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農賦克厭帝心嘉仍畬風雨應起濊潤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勳垂耀靈軫存有昭識其辭曰二儀剖判淸濁始分陽凝爲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堯命伯禹决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

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
福京夏畜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
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
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有攸乖降瑞禽
祚景風凱悌幾風及雨成我稷黍穡民用壹建文室
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

獻西嶽書

唐　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閤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嵳峩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

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自已。社稷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望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濟世志。吐肝膽于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遂得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略。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楊東里曰右李衛公眞蹟葢厭隋亂已極負濟世之志奮欲有爲而吝之神明之辭也

拜嶽言

唐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乃徹葢整衣馨爐瀝觴頫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爲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肹蠁而答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恩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

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歎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爲妄兮。爲妄言者之箴。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左輔王維楨

西嶽廟置齋所者潼關兵備副史何公訖廟功而禮
起者也嶽故有廟祀嘉靖己亥巡撫陜西鈞陽任公
聞其事于天子天子曰新之乃何公則受檄而任事
益畀諸良者公慎之申畫示勸篤謀務成于是閟宮
夸閣峩闕修廊窅窅爞爞奕奕堂堂視嶽比雄而埒
麗矣何公曰費縮初美飾加往模幸無負已又俯俯
思思顧而嘆曰嘻闕哉而不齋所耶令祀者奚止夫

祀以昭禮齋以萃誠無所無齋無齋無誠無誠無禮無禮無祀竟使可闕耶命作之于是華陰知縣唐寅主簿周雨咸應命至問費公曰于廟羨問役曰于廟隙問址曰于舊凡以屬知縣簿乃知縣簿愼之又申畫示勸篤謀務成咸公式所遂厎績何公曰備哉夫鬼如者廟神者妥焉翼如者所祀者止焉雨雖霑衣而禮不廢備哉故曰置齋所者訖廟功而禮起者也時西周有王氏子者望嶽百里而近嘗與客談廟事概稱公有三懿焉客曰三云何王子曰夫五嶽宗參

華也次之五鼎隆禮三公比祭則虞周巳然而屋面
祀以增以飾沿代相承未之有改也今廟新且所不
稽古乎設煨爐土堂闕載營樊穀攝祠外亭是拓今
所望堂而踈重門之外設樊與何殊代同謀矣不洞
制乎歆神介趾祭人達願也乃孔子曰我祭則受福
究本則愼齋云是故粢牲非芬沈璧非潔神之旣之
視精明之德焉齋之謂矣不明神乎故一作而三懿
具者是潼關之能也曰公過徵記具言之何謝而不
居巳驟然曰夫所齋也然有典道焉王子曰典何以

曰以山夫山矗矗直如雪嚴潔如昻三峯英如出雲雨殖百物有請輒荅澤如惠如閔如德人考似通士覽玄至則有觸焉者矣觸則悟悟則典典則沾戀棲遲而弗忍去則所其有助哉王子曰公言之五渟渟矣况至者乎何公返遂醵所言刻之石爲記公名鰲浙之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今擢江西右叅政沉毅而幹勞代昭宣不但于新廟置所云

述征記

宋 郭緣生

山下自華岳廟列柏南行十一里又東迴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出井如望空覘明如在室窺窗出井東南二里至峻坂斗上又東至靑柯坪則僕馬皆屏去無用上百丈崖皆須攀繩挽葛而後行今有石磴鐵索攀緣而上其石磴止容一人縉紳欲登必須着布鞋窄袖短衣仍以帶索束縛躡磴攀索而上或

膽氣不足而心多懼者登或可勉下則驚心褫魂實難故韓愈既登此山及下時視其險絕遂心悸目眩發狂痛哭投書與家人永訣華陰令乃百計取之然後能下蓋如井綆汲水束縛而下垂之也其難下可知由是觀之則退之學力未至立處其心易動宜其遭貶輒有收骨之懼恍太顛而與之交也其答孟尚書張籍書亦下山後語耳或曰蘇軾屆險而止章惇則踰而不懼豈惇不動心而愈于愈耶曰惇所能者北宮黝之心愈所不能者孟之學後漢張旭華岳碑

序云山莫尊于岳岳有五而華處其一。人主慶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布五方則受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宗山川而報功也。

登蓮花峰記

宋 王得臣

嘉祐癸巳之歲呂巧臣兄自江入秦冬十二月宿於北華之野狐泉店到時日晚勢尚早逆旅喧閧呂巧臣乃與予同登南坡蘭若訪僧曰義海氣貌甚清談吐亦雅中夜圍爐設茶果待客頗勤因話三峰事海曰去年初秋一日日迨暮有士人風格峻整麻衣芒屩荷笠而來所宿者問其所至姓氏誰何答曰玄冲姓王來自天雄性隱遯好奇為心中間所游陟諸山

名跡盡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花峰之秀異未覯今則力役一登爾海師謂之曰兹山峭拔若削自非馭風憑雲亦無有去理玄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昇但慮無其志耳僕亦之華陽川中有路志其幽尋焉海觀其辭氣壯厲亦然之冲玄曰某明日且去其日當留山址計其五千仞爲一旬之程亦足以旣上嘗煠火爲信至時可乘桃林南野望翌日玄冲發笈取一藥缶并火金懷之而去義海書於屋壁期一日至桃林宿明日平曉岳色晴明無纖翳佇立數息間有

白烟一道欻起蓮花峰頂游戲之不信復歸二旬而
玄冲至歙定乃言曰前者既入華陽川中尋徽遥縈
紆至蓮花峰下憩止一宿方登初登也雖險峻猶可
重足以跡困則伏於石庵中暮亦如之既及華三分
之一則壁立犖嶂蒔苔冷滑石罅縱横僅容半足乃
以死誓志作氣而登時遇石髮垂下接之以昇再一
旬而及峰頂廣約百畝中有池亦數畝菡萏方盛濃
碧鮮紅四傍則巨檜喬松棘擢于霄漢餘奇花芳草
不可識池側有破鐵舟觸之則碎周覽已乃取大全

敲之搽枯荄以承之大木亦有朽仆于地者植其枝榦爍火焉既而循池謊花捋取數葉又思靈境不可賫只採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危峻復倍于登陟時海不覺前席執玄冲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不然何以臻茲于是玄冲以蓮葉鐵贈義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歟

華山三記

元　王履

始入華山至西峯記

寓長安之踰年新豐丘丈來偶談登華山所得且縱臾余遂諾焉時暑潦期秋初偕余再登七月十有八日至丘丈所而丈適病餘尚困命其外孫沈生相余騎驢行并以日夜二十日暮抵華陰遞運所託宿焉大使黃某具酒肴待因以所登難易爲問曰官此六年去山僅數里懼弗勝輿作隨止聞遊者及青柯平

仰瞻多自沮而退以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人予導翌日早食業行近山巳泉聲琅然稍入殿角出灌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覩希夷先生遺像爇睡如生立清樾中風泠泠來鬚髯動搖而塵垢之面如濯諸道士出迎具茶果言緣險難甚草木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扶到青柯平而止以上則不可杖矣於是冠履外服等悉留院中唯幅巾短衣行縢草屨而已洗生健善步跳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未遠行且攬其槩於時宿雲在嶺

羣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褰朝陽射其端嶷立之妙荏苒可得風觸壁一鳴翏翏焉而往調調焉而不知其所窮余善畫相賞特深遂凝立四人已及遠呼余且趣急登而安知余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棫棘且蘙薈不見路二僕予離輒誤岐之他樾相錯稍不謹視則觸面罥髮蹋且躋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絫息不能制必竢定始行余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然沈生知予間予策余憩亦憩予僮雖不解畫頗解吾癖遇奇

樹奇石即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蟬鳴鳥啅中出輟策聽之謂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詩以過泉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不少休其停滙處澄澈如鏡微漣動搖目影上壁中多紅白礫余盥頮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憶嚮年飲吾鄉陽山泉不如去此幾十倍澗北絕徑處實如柚者下垂僮以為橘越險而擷之甞曰畧不可食棄去菊䕷西轉至小石洞洞外平石如枰中可叅坐恨不攜本道韋絃琴以寫高[illegible]而於枰上書所賦詩而東巖方

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内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帝處
匣爾蕤其葬處也棘榎道不得近因疑匣爲函恐指
所盛蜕者而俗謂之匣與辰巳許及上方峯峯直立
鐵鏁下垂望峯端漫不辨何以但峯腰雜樹倒縣斜
倚而幽意可人鏁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二寸
僅容履端蕃登則緣鏁以託足者僕曰上有道士王
亥巖居之不下峯椎玉泉一二道士時褁糧往鏁盡
處乃石鑄號西玄門此峯蓋唐玄宗妹金仙公主驚
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以縶焉者也從門

入居曲以上盤折數峯頂始及友巖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止於何所上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産余至插中而恬茶弗敢進坐峯根娑羅樹下瞻悵者久之由峯稜北折度狹徑容僅人徑外則壑谷顛也地不生草皆敗葉所覆行葉上不知深淺躡空輒仆余誤躡徑側一失脚幾墜崖下僑旅跡幽翳中古藤鬱屈可畏正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為蛇也汪覡三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桐乎遠近不對唯放歌倡荅而去出樹外大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

也鄉兵亂時民逃入山壘石絕此遂全予視關內尚亂石旁聚無數關右二黑石虎踞因坐摹之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此處水深路絕當驀澗賴澗石參錯不遠躐過既過回視其澴灣行漾硃衝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遽釋幾失吾主澗外瀑布正縣南崖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點因風容與久而後墜又百餘步則第二關也類天作亦似人爲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內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

所來則一青靄耳復登頓寘寮以行詰屈數百折見平綠藹然林端既至乃青柯平也山恰半從入山來悉崎崟側塞夷者惟此草長過人岡之上有神祠焉礎餘瓦鐵像設多壞祠旁小室中弊竈猶存知舊有所主也日正午少饑初擬假爨於此不意荒寂若是幸持瓜菓餅餔分食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憩祠前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自西峯還也與之語雖無所奇亦善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

觀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攀鐵處也置杖草間聞松風飂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松矣蟬鳥遂絕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鐵曳危石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縈紆並石根極隘甚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搖步選一峯前障不甚峻上大下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黃白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僕曰日月巖也復行餘二百步直崖嶄立有竇橛閣崖罅爲級如梯鐵旁垂問之乃百尺撞也撞直絳切自下突上之義恭聞之山中道士云級每膚或缺由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後實足

過此又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觸亦然縱僕輩欲援何以爲力既上凡石之如嶠如扈如蹲如呂者莊靚不可數抵前崖徑忽斷崖峻削無可爲徑者即崖腹綴小木如彴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及徑鑠亦橫綴崖腹余目焉跡未及而先痿矣遣四人前度處逼吾後以振也余趑趄握鑠寸進之間聽壹襯步嘅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郮郮踏墜魂吾今何稱哉因自咎以親枝履此険其孝安在吕黎慟哭遣以訣者即此非與半時許乃得過問諸僕僕曰老君

離垢也信仙凡之隔知是復北折道松林中翳不見日毛髮爲之聳然沈生謁山神祠有禱懼蒼龍嶺之迅風也既至老木赤立唯東南一枝僅存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蔓小蛇攢綴蠕動余駭焉貌其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畫不神於所傚而神於所遇也然而望蜿蜒入雲勢未知何以處此嘗聞登者言度嶺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至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如背色正黑鑠當背上並鑠皆小坎亦猶上方峯所託足者二僕先句示

所以登余偭匐踵其後以式大喘不自禁四面布伏
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安知其幾千仞但見松
頭𣿅𣿅出没蒼烟中萬峯羅拱向背高低邪正起伏
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不可狀風颯爾有聲衆籟齊
作沓盪奔激遠近胥應憶登者言遂膽掉股栗不能
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過
上折矣予勉强盡一折由少旻愈熱予裸上體猶流
汗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漸熱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
頂絕無復過此及登[illegible]則峯頭插雲尚不知有幾里

由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語角徤若賈勇於予者時雲方滃然進退開合若相與若相背往來四峯端悠颺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促以西峯尚遠匆稽遂作以行至此則少上皆從於石鏁從橫罕無鏁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嶽宮宮在西峯頂東諸神列坐不辨何誰松罅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苒之形紆徐之韻由松端倐爾東鶩接之既泯忽又如在余行遲常殿四人已及廟

笑語未竟而曼聲遠余至則烹茶熟矣道士王老師欵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余意其以一身而處於荒冷僻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有得其能爾邪茶罷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乃知其不得於見道而得於寡欲也窓在西壁句牖有光開窓而其居則度之縣崖之上俯瞰深谷不見所極唯松頂麻萃斜距窓二丈許峯壁峻拔自深谷直上霄外略無突楣眞所謂削成者壁上一松寄之壘間根直下如懸死蛇枝梢正拂窓手可接松實纍纍余提以斷甓弗

中墜句下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甕中來良久始息
至是則頹陽向微霞彩漸發倚窓望西北平田無際
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目光射水中金閃爍
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墨如粗澁岡
下羣峯如攢劍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摹之而嵐
靄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峯殿正在峯頂雪壁爍日殿
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岡稍南大
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鐫巨靈足三字竊
謂力能劈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能載其形乎且

東峯掌形自雲端達峯底假使所傳果然則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邪東則東峯玉女峯昆季相倚唯南峯巖焉獸出婭視三峯薄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蒼龍嶺裸體其寒暑之異乃爾哉

上南峯記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峯厓洞谷池潭外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道士雖老而兵餘湮毀不甚識又龍鍾弗能余偕故無以爲攷食已纖雲不痕旭

日初吐露未晞具行縢草屨以敵南岡外皆松林也裁入笙簧盈耳既不見天寧復有露但葉聲隨足儳屑可聽屈盤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出弗暇接將謂地升恍不記自西峯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簡擢蓋以險而存非如他木之得全於擁腫也寒不生陵苕唯蘿薜青青以與松永神則有之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所悽焉於吾中久依依不能去行二三里稍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峯至矣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凡行以目昏不敢

流聆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狀可愕巖上覆如屋似蜂窠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濤波蕩滴所謂淡黑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奇逢細貌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罅明透可側身入余命僮掖入之及罅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影流罅中鬧稍分上滴瀝如雨陰氣挾罅風撲人巾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壁有鐫字數行不識字不辯余眊亦弗之識俄罅外喧聲意游者相與僮吾之伴三人也僮因呼其名荅在朝元洞待由是自巖底北旋嶢兀中度小榷又度架

枝代權者三若波舟之所搖蕩古松一根拔卧壑上
關道勃窣踰松上過得眞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
晦翁謂其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葢其教中設
爲形像似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便
能威福此何足怪從祠畔上磴扶石闌轉峰角皆石
版布道闌外臨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懾噤痒不可當
閉目低首倚壁始定峯南面上下壁削亘東西皆闌
也與焉伏石版下覘葢鑱壁成塄以疊石置闌面之
中窾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廣近之高

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清像諸神旁護凡供奉之
具咸備余問故於王者岳師師曰昔賀老師營此四
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石下墜墜則雷動龍潛故也
自爾且鑿且運不勝其勞功夫就而師亡繼以其徒
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鏁以下達西轉則師
之避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覲予不敢從倚闌待二
時許還生曰穴之下則鏁雙垂鏁盡則版道也穴道
相距不知幾十丈石杙揷壁以當其中絕鏁下至一石
杙少息復縋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鏁西行數十步

漸高又數十步始及避諱處回視版道則截之銅杙之上而銅杙則揷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久多腐以鏁是賴掩其振搖石杙一銅杙十七竟不知作時於何所置足闌之外下見松頂如灌莽在杳冥中師去此幾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憑土憑於塊石之突崖耳室畔石窪不深水則滿豈師藉是以食飲者與室之西則別巖也巖類俛首形遙覆室上上鐫全眞巖三大字赤色以實之雖知人所爲然上不可下不可其履虛而作之邪何其神也吾版道之初躡也

知有版道而已奚暇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危是心也始不知止於何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今精奪於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緣磴復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甑下視類井底黑不見物然兩木倚石可下問之僕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三人下覩予坐石上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具衣屨如生人抑坐逝處邪躋石以望見峯巔羣松如沃峯背類覆盂龕皺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已倦甚足不吾許殆及巔過龍潭旁掬潭水頮面潭有三

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弗枯竊意龍潛深淵恐未必在此然神物固不可以常理推也志雖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覔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由此非與最高處一松孑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峯羅列似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峯東峰兩間出倚風作嬾態欻然北涌似顛崖狀既而復還漸幔於山巓不動如憩而山北所見皆漫漶不可識意彼或仰瞻吾顧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呼吸氣想通帝坐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思及此

邪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翰具美有道漁而爲氣氣運而爲精精變而爲神神化而爲虛等語因愛而再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峰壁不鳴青灰色頗類脊令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乞食於我食已即去或寘粟掌中亦躍以就啄師年八十五矣兩目俱昧然往來祠祠兩間陟降如睹非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過東峯記

由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毛
芃芃然聞人聲矍覗不復動僕撫掌激之越樹去
行二里所至祠山祠入觀焉山大畫滿壁頗似范寬
家法而渾不及化余笑曰此中著此畫作者固無足
責命之者誰與老君殿中居楊師遊余謁之予再拜
因思吾夫子謂見之猶龍口張而不能嗋吾安敢不
拜師出果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為贈
蕃卷栢之屬而不屈者雖有松栢名不過石上小草
耳卷栢亦以萬歲見稱於本草則知二物固皆稿而

不死者矣大松蔽峰頂淸悄幽閒殆不可爲情然過靑柯平來松弗他雜惟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楊葉作策策聲如接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其近與余偃仰是間意風味不減貞白殿之東則東峰盡處也下望平田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鬭於烟煦雲樹之表黃河隱顯東逝如帶潼關岡壟積蘇於河濱遊覽未周雲條陰漸黑平野皆瞬予疑雨東向立風颯然自西南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透雲罅出雲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沈生礫松實啖之索苦

茗於師以助其勝俄林中有聲若隕物然予怪而覘之僕輩乃在松杪摘實以亂擲也於是俾洗生囊頭以備騎驢疲困之用稍南一煬突出松底下磴跡之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湢所等舉不敝乃知居者固盛於昔今惟一人者荒涼無養故爾禽聲不上青柯不雖因於高寒而亦因於無養也聞是峰可翫日於天下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惟問師仙掌何在師指在峰側而玉女峰可追觀於是別去

宿玉女峰記

陟而西可二里許東折漸上時正午稍熱渴且饑遂圍坐松陰中食所携新棗至是無磴多倚木於石[illegible]之危且[illegible]固因枝根爲級皮脱滑不可登五人相與援推以進凡二十餘處既盡則玉女峰頂也嘗聞女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今耄矣初食松皮八年始火食或絶火則枵腹坐偶大雪不粒者七月亦無恙竟日夜弗臥余心敬焉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予起相見具客主禮笑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中則指以爲異君何[illegible]之異邪余以所癖所偶爲對

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二歲也今尸七十有二歲
矣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甚
徤固知其有所養也初見未敢叩引余步松間風適
來激峰壁直下如箭尋穿於林中松葉皆沸鳴度壑
而去相與立隊端目送其披靡者因指西峰東面突
隆如蓮花謂余曰此正所謂西嶽蓮花峰也安有峰
頭池井之産予疑焉未之決至玉女殿道玉女所由
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圓坎爾水紺碧不乾集仙錄稱
有五石臼不知何據之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遺像嚴

所障亂甓啓棺蓋窺之卧棺中如初殁者楊氏曰殁幾三十年矣唯稿不腐以杖擿其足亦不僵有道者乃如是葢楊氏師也大石如龜殿正坐龜上而楊氏石室則藉龜腹爲之覆余問以昨之所不能辨乃楊氏采薪以虞雨雪之或及也由殿前踰石梁北眺崇岡廓然然貍豸不能進岡半有大壁焉楊氏曰唐玄宗禱雨拋簡處也下通黃河雖未必果然恐或有自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迫覩仙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峰北行斯須林斷路窮乃東峰之西北壁間玉女峯

之東北巖也巖西努如鳥喙距東峯不遠上豐下銳驟卽覤褫努處小松一生附巖罅不見根句出巖上者三之二中無鱗而光僕曰此捨身樹也游者抱樹轉數帀則獲福予僮聞卽抱之轉不休峻過乃止巖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峰有五崖比鑿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俗傳則曰巨靈擘剖掌跡猶存余因思之涯之所辨又似得於傳聞使果見之寧作是語不然則亦遠望而已未嘗如吾之迫觀也殊不知膏出於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

掌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坌破巖而列哉由此觀之俗傳固非涯辨亦未得爲是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爲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之所溜使然也此掌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於楊氏之石室者其色其狀與此掌溜痕絕無少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爲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其詩賦等作與同然一辭於巨靈之擘而不之究何

也然則天下古今貴耳賤目訛以承訛者安知其幾
多邪將暮假榻楊氏石室中坐定徵請所有則曾以
待盡而已再請亦然余知其弗襮不三欸有光如燈
度室前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
預豈記所謂昭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矣
北牖漸明余出望月然隱於東峰未之見乃與沈生
步殿前以待之二更許光射萬松中碎影滿地風颸
颸然自歷三峰來松聲外絕無他音淸囿不勝寂亦
難處因退寢夜若半大聲疊陣如濤霈然孔隙皆唱

隅明處濅黑知雲風欲釀雨也然僅攜三日糧遂催數視聽竟不得翁目始曉風幸息曙光復來趣具飯下山至都土地祠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曰水簾洞也以路之界知小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蒲徐凝惡詩一噓而去午及青柯平覓所置杖亡矣然降北登頗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於上者險是賴耳然不知鐵鏁之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以登也鬼與仙與皆不可測已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紙絹者展轉相承指為某家數某家數以剽其一二

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化有如此乎
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碧之不足以盡其偉
然是游也亦非紙絹相承之故吾矣箕踞石上若久
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步回頭五步坐乃於我
乎見之雖知毛女峰勝於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言王
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日已在西南隅矣弗
果往午飯已熟如灸假邃篠卧院前亭上繞亭皆泉
聲咫尺不辨人語因憊竟睡去二時許始醒諸道士
索留題爰口占書希夷像之壁間以出嗚呼生太華

之方由太華之側古及今安知幾許然愛焉者亦無以艱險自畫而不之遂雖少陵枕藉闗中亦望焉而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鄙諺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膓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此雖遘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揚夫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蹈未能者以毋氏之顏綦故也擬其大都以志奇遇有諸記不必見安道画画手決不能及文處也

入華山記

西極文翔鳳

予以己丑從家大人登太華之絕巔午坐落雁峰上則焚誓表作聖之志爾時年十有三有數詩在雅記其後又十五年而甲辰下第西又一至山蓀亭有七言律體一章其後又九年而癸丑東赴伊川以太夫人并內子觀山蓀亭水瀉石際樂之忘歸歸命雲臺觀道士之送者以笙簫一部前又五年予來賀南還容臺則以戊午十月之二十八日再入華陰山中兩

郎并趙甥淑賢從兒輩巳如我少時葢三十年不入山作入華山記是日直南行望三峯之揷天當馬首巳仙仙欲軒舉至仙跡坊見流水潺湲谷際者骨毛巳清發易代之入迎仙玉泉二院竟登山蓀亭亭冠一巨石上爲樓觀而南巉巖至泉際涸矣問之則大水後失其源瓜者有年憶少小來時家大人偕我杯飲沁肌膚是三十年陵谷之變而亭外奇石之可觴豆者亦巳半摧則令長之不憖遺一丈以表山靈也其谷水涉冬亦不至泉亭閤命童子導之弄水坐石

歡之於是作華山谷口流水引而亭足之石所抉爲洞肖希夷先生之龍眠者竟亦寂無靈谷獨恍然想酒熟花開之景餉已入山久之爲五里關入關即桃林坪少之爲希夷峽則先生蛻骨處峽窮即莎蘿坪有莎蘿樹一本莎蘿蓋即菩提樹大小上方即在坪側非鐵鍊不可陟餉已登登前久之至十八盤則兒輩不可馬予亦遂舍山輿借之步步流水蹬水與險窮而爲一天門是爲青柯坪坪館之改爲太華書院者荒不可入宿寥陽洞館有華胥舊調重翻譜一夕

神遊半載長之句詰曰造回心石石亦墜無存窮險
殫悸乃至千尺幢之梯畔此登眞華山第一躡處雪
花如手凜不可留書手攬天痕四字以歸至回心石
舊處書八翼浮空四字有二絕句涉覽訖至寥陽洞
館其側則有外舅孕翁所鑿洞曾讀書其間數載我
仲父太史以辛卯偕之者而我乃憚其危磴不克陟
兒輩探之稱幽人之棲於是我亦有結巢此間之想
以待他日去去至一天門見王季木所題西京王氣
四字出一天門即水簾軒飛武太翁題鐫存予亦題

鳳笙鶴管四字下十八盤杖隨水落步步若自天下者道左見季木題御風振衣四字予亦題冲舉二字回顧蓮花峰已爲雪塗至菩薩坪則林杪尚青青也信山高而寒畫下界截然矣有七言律體一章至希夷峽則上危石過流水水[illegible][illegible]戶出如搽子之涉稚川者於是題流雲二字又入巖戶踰水登石題眞源尋問四字而峽之足有石可坐數人者題醉雲臺三字有芙雲忘却下山之句再至玉泉石上嬉水浮桮至夕乃去題幽人鼓吹四字凡題石者八並季木兩

題命羽人壽諸石山中詩亦八歸以語太夫人并內子又偕若飛藜於縹緲梯間者南宮使者曰太華如石蓮卓瓣者五千仞自玉泉至青柯二十里乃見蓮花峰是爲眞華山蓮花峰者西峰也青柯坪在其足其所巉巖陟者所羅列諸兒孫耳嶂以上躡壁垂索而陟者蓋又二十里始登眞華山豪舉者直拚命前矣明日至西嶽灝靈樓望三峰尊嚴酷似尼父司寇冠子雲所謂太華爲旒莊子所謂宋鈃尹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然則仙人掌其彈冠者也

樸古之趣于鱗中郎而後又開一境

華山記

明 李裕

太華山奠雍州爲西嶽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石壁雄竦群山奔附登躋之徑險絕斗峻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昔韓昌黎嘗登山巔顧視其險戰慄慟哭得華陰令計護下之故今士大夫非雅好山水不憚艱險者亦鮮登也天順間余嘗巡按是邦道經山下仰望芙蓉明星玉女諸峰駢立天南層巒疊嶂如屏如幃彩翠雲濤競秀獻狀令人心目俱馳時王

事靡盬未獲寄跡其間今待罪藩司旋奉璽書北召寔成化辛卯正月二日啓行副使宋顯章馮仕定提學僉事伍天錫追送十六日抵華陰同謁太華祠三人復邀余登山必欲躋絶頂令縣官預修路徑明日三人各具酒殽以隨余肩輿出郭南行一里許騁目平原曲阜或凹或窪而深溪鉅澗水流刷石若轟雷吼村落中無崇林茂樹惟茅舍數家彷彿縈澗折西而南四里即陳希夷庵希夷舉唐進士不第遂辟穀此山恒閉戶卧累月不起庵前有睡洞遺像在焉觀

衞召語云一片野心被白雲留住襟懷飄灑翛然
神仙人也顯章出所攜具飲於庵中余四人復肩輿
折東而南二里至山麓皆巨石平布不可踰緣溪小
徑行三里至張起谷是希夷葬所棺半露岩腹隱隱
見之忽雲起風烈寒威薄人遂緣山溪折西行五里
趨靈臺觀問道士云剏始前唐亦希夷寓所瘞於兵
燹洪武中重建臺殿門堂甚整飭頃刻大雪紛集下
深尺許天錫命道士鼓琴交相酬酢頹然就醉遂取
唐王維華岳詩西岳出浮雲積翠在太清之句分韻

各賦二詩歸途冒雪入城已昏暮矣

都穆游華山記

五岳惟西岳華山爲最高蓋其去地凡五千仞而禹貢周官及爾雅之書皆嘗載之則又不特以其高也歲癸酉予奉使寧夏秋九月回至陝藩華士郭從義從余遊至華陰同年張汝誠兵備潼關遣教授馬九萬復來陪出城南行八里至雲臺觀中舊有孟東野留題宋建隆初希夷先生實棲此右西一里至朝元洞洞本在華山南峰上此其下院中之洞乃數土爲

之不甚深廣人遂目以朝元非也院有老君殿其前娑羅樹數百年物視其子類棗道士云灰之服以酒可愈心痛東行里許至玉泉院洞有希夷先生睡像黃衣束絛儼乎如生道士言聞之師像塑於先生存時元至正間宣撫王守誠嘗摹刻於石今樹洞中院東巨石如削刻宋陳古靈詩有亭名曰山靈境絕殊勝小飲數杯石東北古藤繞樹屈蟠如龍踰石復繞樹如故道士言緣險甚難遂易冠服出玉泉命道士前導東南數十步入華山神門二十步經總土地祠

石有流泉自山而下淙然可聽自此入山口旁山對開若與世隔予神思飛越輿夫亦解予意疾行數十步入五龍神祠按道家書載希夷初隱武當有五老人來聽講易謂希夷曰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非君所棲令其閉目凌空馳風及張目已在華山石上又謂希夷之睡乃五龍蟄法蓋龍所授也以祠觀之其信然歟三里有大石突出厓際上覆如屋又二里道多亂石遂扶攜以登石罅貯泉纖鱗金色或黑如墨群游其中戲掬之忽潛不見予題名石上東百步與

鳴聲不類或以為猴也一里雙石並峙道士云此第一關內有古殿上扁刻第一關三大字下有小洞石滑不可登四里至方洞壁有喬尚書希大題名洞後懸瀑匯而為池分流下山右斗扁百尺名希夷硤其上類穴乃希夷蛻骨所在舊有垂鎖道士言嘗攀以上見骨盛木函色微紅香甚後有人竊趾骨以去道士憤之斷其鎖自是人不得上西折肆十步過第二關大石中分若斧劈者三里至婆羅坪自入山五里即行石上崎嶇偪仄登頓勞甚土曠而夷僅見此爾

道士言青柯坪亦然爾雅謂大野曰平正以其夷而曠也坪之西有八仙洞面洞厓石壁立每尺許即鑿爲小坎深不可上令道士試之其行如飛猶猿猱然然亦危矣從者有一二人見道士上亦隨而上而不知其習之熟也痛過之昊天殿南挺然孤高數千尺者爲上方峰由下及巔亦有石坎獨以峻絕其巔兩垂予豈惟不能登昂首視之固已目眩而神驚矣從是而上草棘蒙道鈎人衣袂攀援陵陟行五里平脩標上布以土行僅容足越之始知大横回顧人聲曰

此非連雲棧耶則皆大驚二里泉出竇間飲之甘冽名涼水泉衆倦甚少休泉上青柯坪道士持茗來獻一里道士指西崖云上有北斗坪紫微洞惜不能至又五里及青柯坪入通仙觀觀在日月巖下離地數丈有洞前爲焚修之殿攀鎖乃上崖左銳而高者西峯也相傳自坪登其巔七里右爲寥陽洞當其前者爲混元殿予以所携酒與九萬從義面峰共飲夜深待月不至遂宿觀中晨起東上四十步有石若怒獸張顚中像土神名土地巖又上六十步石側讀元人

重修通仙觀記其下卧石塞道曰回心石中隆旁殺俯瞰斷崖千尺予欲度石九藹輩以雪花飄墮頗有難色而從者亦皆予止予笑曰吾回心矣各以杖扶之而下數里雨間作衣履霑濕而汗流浹背問之青柯坪則猶雪也因嘆地之高下而寒燠乃爾昔之人謂鳥聲不上青柯坪非以其無食亦以高寒而然也或有誚予好奇而不能攀鎖以盡三峰之勝予曰昔昌黎公嘗凌絕巔度不能下至于發狂慟哭人以爲好奇之過抱遊癖而濟勝之具素乏故每于登陟逢

[illegible]直刻以先人遺體而履此不測我豈敢[illegible]
[illegible]日之游足償夙心則予之所得抑亦多矣

喬宇游華山記

仲夏在華陰縣將登西岳竊意茲山日有登者遂與御史杜君叅政胡君提學王君偕往先至雲臺觀又輿行五里至玉泉院入南澗口泥徑亥逼荆棘偃仰五里至第一關步行自此始三君者皆色沮不往予獨青鞋布襪與校官一人僕夫數人以登以三君畏不前又乃竊意月有登者而已上行七里至希夷蜕

骨嵌嵌傍有道院下有泉匯爲小池池之西有懸崖高丈五許遂揭水題名其上自是凡遇奇石輒題名又上行二十里蹈霞躡雲崎嶇轗軻而至于青坷坪俯視麓下巳㝠㝠如烟雨之區仰望三峰嵬嵬屹屹高聳天際不知如何而上坪側有道院北有小洞洞中一辟穀者居之歸宿于觀至明攬衣並上至回心石在東南之路皆斜削絕壁攀鐵鏁自此始游人至此皆疲而畏險輒還故曰回心予于此始謂歲有人登而巳遂令從者二人先登以官繩下余遂繼之攀

□狀左右手遞接兩傍鐵鏁足遞踏松棧目□□慄慄以上凡攀行八十步其名曰千尺峽東北轉行一里許凡攀行百步其名曰百尺峽又東北行幾二里許則面崖而兩手並執崖上鐵鏁足踏木棧以漸東移橫行百步其名曰仙人橋又東北行一里許凡攀行六十步其名曰胡孫愁又東北行二里許凡攀行十步其名曰閻王匾又攀行三十步其名曰閻王峽又行幾二里許攀行七八十步其名曰老君犁溝又行四里許至雲臺峰折而南行三里許至日月巖

其崖有紅白二景天成石上此有黃冠五六人依崖構屋居焉轉西南行二里許是爲山脊兩下皆萬仞絕壁脊廣三尺許列鐵柱關鐵鏁于左右過則伸足于前坐于脊上兩手秉鏁以身漸移而前百步許其名曰蒼龍嶺又上行一里許路又忽絕由深洞以入三十步許轉而上其名曰鷂子翻身歷過諸險復得易行上觀玉松其形怪詭不可狀又上至東峰絕頂洗頭盆在焉又折而西三里許是爲玉井余挹而飲之甘冽異常再上至西峰絕頂上有鎮嶽宮傍有石

□□用□□上西峯之頂缺空丈許有大石峯□上其上乃造化奇跡予入缺處命僕夫携手從□缺□而下望聯聯幽幽淵然無際不覺神變股慄東南二峯若仙人掌賀老巖黑龍潭皆覽而盡西眺秦川其偕黃河如線如帶南則秦嶺以南東指潼關之外諸山不啻培塿丘阜六合睫下變乾聚坤大哉眺也至此輒敢謂代有人登而已非天收風歛雷又決不可上乃知其游若山靈默相之者初讀山海經謂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至罰鳥獸莫居未之

信也今則果然又謂有蛇焉名曰肥蟦六足四翼今聞山之奧處踞有鉅蛇蓋郎所謂肥蟦者方益信此書之不誣遂題名于觀之石壁由舊路而下頗覺稍易還第一關天巳暝至玉泉院宿焉

唐樞游華山記

華陰縣南二十里遥望如叢花朶朶中特高一座方如冠頂兩畔各數十峰矗矗附擁爭麗呈奇體純石一色崖繡壁沓砌嶙峋拜舞軒翔蹲踞仰頫連判異狀[illegible]鬼巖嶮勢欲冲霄令觀者不特可玩而[illegible]

涉紫縈畏東由華陰廟瞻禮宏搆登五鳳樓制可埒王者西過雲臺觀閱八卦攢頂殿上玉泉院有希夷臥軀嵓泉自巨石下暗繞楸檜陰陰涼風拍徑眞可羲皇一覺稍西下朝元洞轉入西嶽神門是謂遊口南歷紆迴愈進愈奇兩山峭劈萬仞隘開一徑旁沿泉壑亂石中飛注或隱或見隨在成響山容風韻酷耳逃目玉霞璀草綴點景料多有不能識以意得之者乃過五里關石勢益嵯峨景益幽又上五龍廟堂倚稍展絕障旋惟繞上希夷蛻骨嵌石崖忽開丈許

高數十丈陟且不能道童能取示于止之不忍瀆其靈也旁有大高石中一泉沸出下積爲龍池更上爲沙羅坪東通上方躡鐵索攀蘿可陟南度大天門小天門入祖師堂更上青柯坪坪倚最高峯西落王縣迆厤衍勢且高群峯巳儁出在下梵宇層切東爲行院西崖玉皇洞貺絕緣鐵而上諸泉聚流基廣氣稍停泊雖深閟而復高明過此則絕崖直峻鐵索長懸執附而升予不能上竟負初心豈天薄我以清商太白之稟而我復無金剛不退轉之志[illegible]今學力因循

業修不奮百尺竿頭怯于進步乎茲山數十界游足
所躡特一界能假以時日遍歷群峰當不在遲速

所謂林一斧能假以歲月通曆靜寧商不在遺直

業修不奮百尺竿頭進于進步求於山椒一步之足

太華山記

濟南李攀龍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葢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霤中霤中一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决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厓徃徃如叠

數出入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其仄輪牙也厓絕爲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峰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罅中躡衡上阪窮爲棧五步顧見罅中如六耦之臨新發諸耜矣罅中穿如峽中峽中衡如罅中峽中之繘垂罅中之繘倚皆自及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蹊尺許於厓刻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屋垣者二里刻窮復西由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北

來蹬此崖上複高三丈自蹬首南行崖如前刻中屬耳甑耳矣三里而近爲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五百丈崖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晲視是酈生所稱搊領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崖蹬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崖又盡磝不可以穿繘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冐大石出崖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

草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葵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囷不知何來客於此橫道而處踰之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三丈許掌形覆其拇北引如三壽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即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北步請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東北門出二十里是鐏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成上四方顛其中汙也上宮在迂中西北玉井在上

祠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注大坎中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上霖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玉女祠舍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甗拆拆下有穴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三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爲埒不盡壓尺中如砥可坐千人壓南北縭纚纚也欲度者先握

繙自懸厓中乃跐厓自汰令就繙不得繙還跐厓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繙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棧而銅柱㧖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旁出復西行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峰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即日中窈窈爾久之一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即失之矣是爲南峰南峰前出南壁上東峰出東南隅

壁上西峰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曰余旣逹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峰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文欲與太華爭高他人朽骨腐肉耳

華山記

公安袁宏道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表裏純骨者唯華爲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也塊而獰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堵碎玉天水烟雪雜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級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霤如井者曰幢曰峽如霤者曰溝皆斧爲衕以受手足衕窮代以枝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

引而上如粘壁之聽壁不盡鏬時爲懸道巨巒折折相逼若故爲亘以嘗者橫亘者綴腹倚絕厓行足垂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垣攝心于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亘者搦其舂匐匍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雌見深黑吾形蟲蟲然如負蚤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落第恐身之不爲石矣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督在目方其在鏬目着蹐壁升則寄視于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目受成焉耳鏬盡而厓月乃爲祟眩于崩爲栗眩于深爲掉眩

仄爲喘懸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嶮之所以劇矣余衣不蔽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望攀者如猱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鷂山之巇㕢乃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眞筆也踰仙掌壁折入石弄北旋上石滑而不級爲東峯過坪躡厓道尊持而中斷爲南峯度峯足蜿蜒上石葉上覆而橫裂爲西峯南峯踞兩峯之上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異樹交絡峽水鳴其間峯頂各有池如臼如盆如破瓮鮮璧澄澈古松覆之西峯石多壘作覗如未穩南峯

之背有靜室垂雙鏁鏁盡爲鐵杙以承板道東峯南
下爲衛叔卿博臺鏁對懸拓厓自達皆奇嶮

華山後記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縈洄出踰張
超谷壁乃峭至希夷峽石忽具態摩雲綴日壓疊而
上行太不纍纍臥澗中水不得直去則躍舞飛鳴與
山爭奇于一罅之內至青柯坪西峯斗絕出諸山忽
若屏息奇者平高者俯若童子之見嚴師不知其氣
之微也西峯之奇在水簾洞遠視見竇下有丹石瀑

布幕之千尺幢而上大奇則大險小奇則小險寸寸焉如弱夫之挽勁弩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蛻龍之骨四帀峰巒映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板浮顛浪中不復謀目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若日月岩前方石峭壁直上止險耳無他奇也踰嶺路絕折身反度其險更甚而不名者厓不甚修也過五將軍樹度橋至通天門險乃盡山自仙人掤始爲嶽嶽以内若自爲天地者諸星曜平視得人間之半其地微膚長松檜汚處齊雲臺峰頂雲臺直北當入幢時

猶干霄諸峰之在雲臺下者猶矗矗也南上即落鴈峰千山環之如羽林執戟兒山皆奇峭鋒鍔林林一峰直背如輪若與峰爭秀渭水東行與黃河合下見樹影東峰即玉女峰也祠玉女者乃峰之一臂所謂洗頭盆亦渴而淺而東峰有之圓滑深潔錫以盤名亦稱西峰最幽奧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瓣覆崖巔其下有龜郤立昂首如欲行蓋葉上物也是即所謂蓮花峰矣玉井在峰足二十八潭圓轉而下瀑布上流也恨不于雨後觀之山壁樹如錯繡鳥語從隙中

亦云無鳥者愜洞少天成然整潔可居廬舍亦有而
黄冠不至歲一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
知矣

華山別記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
記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峰客無何
家君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至青柯坪
險不可止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
鱗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趾臂乎然心知望厓者十

九矣余既登天目與陶周望商略山水勝處周望曰聞三峰最勝此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嵩上有數衲自華來道其險甚具指余體曰如公决不可登余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峰險處而登者絕少唯汪右轄以虛曹司理遠生楊長安修齡曾一至其顛然面矜而口呿似未嘗以造極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索犯死一往既宿青柯坪導者引至千尺幢見細枝槃其上頂如覆鐺天際一際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

躡蹬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常恨羈蹄之不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今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緪足有銜何慮吾三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險耳若平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唯恐險之不至或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之越絕厓踰溝度蒼龍嶺嶺盡至峰足地稍平衍余意勌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澁也余曰蹈危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險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

也吾志吾足矣去危即夷以力相角此輿卒之長何有於我哉下春乃躋南峰之顛與非二席峰頭待月是日也天無纖翳青厓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娛遊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余彷徨不能寐呼同遊樗道人復與至顛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吾伯脩下世已十年而惟長亦逝前日蘇潛夫書來道周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見奪之速也樗道人識余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松和之

辛卯宿華陰邑令以華山志及圖來觀壬辰飯雲

臺觀夜宿青柯坪癸巳宿太華之巔甲午窮東西峰之勝欲寄宿玉女祠不可仍還峰頂乙未次于邑郵袁宏道記

太華山記

武陵楊嗣昌

從華陰道上行流翠染人列壁在面逕縣郭南瓜鋪棗纂連畛縈畦取道其中有積土敗堤亘西北去宛宛相屬秦城踐華此爲其餘行五里許鳴灘瀉注激石縱横若寒松之鼓幽籟也一再度至雲臺觀俗搆無足觀西阪有焦仙祠頃歲所刱碑詞鄙拙著事殊異觀門亦可見三峰之額顱焉去觀行抵山之趾爲玉泉院院宇廣袤數武其後泉聲若吼石狀如眠龕

中貌希夷蟄卧骨法奇古想傳其神眸頬間並爲人
手樹汗津津然頬佳眠之欲醒從龕東上數步爲山
嶐亭亭踞石搘木爲嘯詠之宜松間蒼鼠見不驚人
嫋枝攀擲髯背皆飛亭東下瞰巨石頑醜遊人惡筆
輙題其上出院東南上爲峪口乃有崇崖嶙嶂遞互
虧蔽凹凸相受横側相取望之都無入路頗欲私三
峰不以示人稍尋坡脉水而行水皆含石自漱石亦
桀立相衡或羣積交排或孤根峻斷水與之爭强者
冐顛弱者穿脅而後得過不勝則怒如鯨鐘鼉鼓轟

上方深洞偃松尋途絕阻坪之上爲盤底爲十八盤最下三盤曰斗三盤古云出井東南行二里許峻坂斗上斗下是也盤盡復壘石爲門而青柯坪在其上自五里關至此兩山束人倏忽開闔每有挂流涓泒或如引素或如滲危澮噴湍漩難無緩勢而皆淵徹可數眉毫余每欲解衣其間伐毛洗髓陰寒慄人足不可入使引驪宮之湯均其炎冷吾堪老此爲水淫矣坪正在西峰下一山皆石近作廨舍唯此片地是土自下望坪廻陀曲磴浮蒼黕黛乍窖仍疎有如柯

葉逐節分明青柯之名頗疑其始從廨舍前望水簾洞在西峰之腹一孔大如車輪俗名老君臍水從臍裏潛行上受列宿潭騰沸之形資雨乃盛臍中有卉碧滋如鮮歷歲無改云是冬青瞪視無辨余宿玆舍會日之夕下顧城邑川郵嘗嘗都入瞞昧而此峰色微朗如輕烟亮月隱映迷離淺白疎青更餘乃巳求以蟾兔位候俱非壽繹知是西𪒠盩山高衆阜則日入之餘猶月之初信希觀也從坪折而東南上短衣芒屩策杖而行御史黄衫尚書華履都須卸脫非爲

入耳中曹子建詩秦箏發西氣斯水有焉又上過五龍廟至五里關疊石爲門門東懸水二丈許皎潔縈飛若素絲在潨銀光炫人下注圓潭如鏡縹碧涵青若春雪之浮綠獻惟江南有斯景矣關南爲桃林坪又爲公超谷而天井在其東井形如畵筒又如玉棺其傍峭壁天懸膚理皆片片坼疑且碎落然故幾千萬歲矣井中廣受一人高可六丈捫蘿梯木乃可升焉至則仙人之樓居前古之穴處也舊云凡登山者咸所由涉更無別路今此路不復可尋井稍西有一

穴是近所鑿余昔遊此沿穴而後至井今此穴不復
可造葢颰水倒翻沙礫崩褫轉徙無定去之七年輙
復如此剏于曠世後共號之爲希夷峽云有遺蜕其
上烏知希夷未生混沌先鑿千歳之上當爲何名所
宜略其浮稱表以故目者也出井西行南上得兩石
大如千斛鍾色堅黑如古鐵亦無筋壘蘚苔中通行
逕可謂華山鐵門焉或云是神香子斧劈石或云石
在西峰此猶非也荒唐之談不足辨之以爲詞費矣
又上爲娑羅坪因樹納稱坪東對小上方又上爲大

利器矣詰曲之途有石焉坦其背延其頸望若甎碣之龜趺也過此爲囘心石始坎石爲級刓石爲竅行者足踦手援呂不容躋又上爲千尺幢百尺峽古通謂百丈崖焉幢深峽短重險相仍其形如槽櫪如壕塹峻竪遙空旁挺油壁人從夾谷中行一手持金繩一手捺石竇左足方拔右膝旋引蓋日月所不能燭或時雲氣晦冥未嘗不疑其身之在鼠穴木空也神賞之士臻斯地者狂呼絕叫以爲奇覯孱夫乃始鼻翕口張逡巡欲下矣峽中仍有大石不知何自飛來

如欲墮澗而爲兩崖所挾迫不能下又若懼兩崖之將合而以身撐拄其間行者頫項而過之或急於出險不能賞其靈異斯爲足惜度峽上望如井蛙之跳而居欄壺公之出而遊市矣東行得雲頭石磐磐如砥坐十餘人下瞰青柯了了西望毛女峯北斗坪近在眉睫又行歷一庵爲二仙橋橋當山曲逕術中斷乃範金爲橛貫石骨中凌虛架棧絕壑懸度如在狆舉其傍時有微淙滴瀝欲脫人屐過橋數轉爲俯渭巖巖名是後增稱顧見渭流屈曲凡有五六折蟠縈

如帶、外則黃河、內爲洛水、洛不入渭道士言近入渭者四年、羣共相訝以爲川瀆之一變也、又上爲車廂谷谷西一石長數丈餘高僅數尺身平如切而有橫理如斷琴、頗似廂中之板、其東則土石雜揉裁就谷形而已從谷北望一石在眼峨峨若冠間之無名等於凡礫大約山中妙處往往無名故足歎也晴已行赤日中入谷稍翳余自思惟安得微薰濯我肌骨使無喘汗作是想已卽有惠風薄於吾面坐息至涼而止、又上爲老君犂溝溝形如割目之犂甚似犂東爲

嶺西爲澗直下陡絶攀纔從石而上安㪯石從木而上奇出溝更上石壁無路鑿得寸地舉趾曳踵横斜而度禦冠登高履危足二分垂在外此頗似焉俗謂猢猻愁至以鐵爲其像非也、古云胡趨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刻鵠得鶩刻童子而得獼猴、訛芊爲羊、訛胡趨而爲猢愁、無足惑矣、又上至嶺端北行有石闕署曰白雲勝蹟自坪下望闕柱栽如栅指又前爲雲臺峰峰頭隱起有亭爲軒敞四眺中條隱者可揖而與之言道傍有鐵犂好事者鑄以表異南行爲仙人砭

擦耳巖其西高摽挫日其東重淵悖竟途逕尺餘若
行山胛余體非濟勝性乃躭奇每至傴亥身與切磨
良久得脫吾腹甚有華山石痕又行緣石至金天洞
石腹甚皤可高二丈都無繩葛牽引惟有疎蹬淺凹
奮勇而上被下以身面壁凭足揣投跬步之差當隮
絕淵余時精怖股慄使道士持踵而後下之因憶經
言眼惟八百功德令滿一千二百吾無此惴恐矣石
上為洞洞上為日月巖赤暈如日白暈如月又行歷
三官洞為闔王硋與仙人硋略同稍闊而坦其長十

倍之砭盡復有石闕曰升嶽御道不知何帝所建其南則蒼龍嶺也古云夾嶺遥望其形如刀刃霜懸又如魚豪背磔稍近見有扶欄砌道如田車之盤聯而汲谷屋瓦之鱗次而編題也上則碧霄萬里下復青壁千尋一筋通靈孤繩引勢自非縣絙度流化粱如指無以寫其神妙者矣古者都無欄砌騎嶺抽身漸以就進謂之搦嶺今乃可以平視徐步嶺中有㙇前後各百餘級合數之得二百四十有六若使寒嵐漲壑陰飈掣人骨冽神淒脉搖筋轉莫不虞其顛沛就

能傑足于斯者哉踰嶺而上迂廻傾曲至將軍樹樹有五僅存其四而一仍萎自坪望樹如髻上植簪笏頭卓筆耳至則大數人圍高數十仞流雲休其老幹素濤振其弱枝其氣森挺故千百年而無偃仰之色令受秦封大夫則翁仲輩必不敢比肩就列矣又行旁巨石而下爲蹬人橋下處殊嶮涉橋乃夷橋南衛石背而上爲通天門又上爲宗土地祠祠南道稍平遠巳漸行雜樹中望列宿潭石竇欵圓如鞏胡深目次第相屬凡有二十八枚可見者裁六七耳潭在南

峰之足云注西峰水簾盎入蓮華之腹而行其胷腸
此不可曉再上爲玉井井涓潗異常泉敝宇覆之左
方爲鎮嶽宮右上卽南峰路路次稠林去日虛牝來
風柏露時濡松箴欲胃每有幽禽怪響岸谷傳呼信
棲神導氣之鄉念一黍玄之宅也轉上至白帝祠祠
在松檜峰襟帶閭家君乙巳來遊書版記事余更書
其後使好事者傳之當爲佳話矣從祠後西南上是
爲南峰東下瞰玉女祠歷少辛坪至東峰之頂西下
瞰巨靈跡歷煉丹臺至西峰之頂南峰卽太白所登

落雁峰也峰端石色滿平堅固如古佛頂有靈泉二所頂上者名蒲池東偏者名太上泉水皆青綠作瑟瑟光俗謂之仰天池黑龍潭方斯傴矣東峰裸石就生萬松與洗頭盆并爲佳勝而皆不如仙掌之奇掌形遙望約略分明晴旭昳之如戚夫人百練金環洞照指骨但微傷臃腫不能如麻姑鳥爪堪搔背痒舊或辨其迂誕斯爲庸短夫情量所昧直云烏有宇宙廣矣將何能疑余嘗見上洛老君峪石有牛蹟形如斗大初甚駭之後聞夔牛其重千觔得而殺之其肉

三十八石笑億李翀所乘猶其犢子神靈奧秘古必有之無容多訝西峰巨靈掌[redacted]盡而蛇成者也何以明之楊雄氏云掌[redacted]此不復應有足且指不至一、輪而已掩脛掌不至一扶而已擀跗小大懸殊、寧渠如此乎、西峰上有石蓮一瓣遠見都如龜筴山阿數松亦踈遂可貳五大夫三峰之中東峰最下始於地上視之已若玄駒之測飛鳥更于南峰視兩峰若鼻祖之晛耳孫也峰皆豐內而削外、南削爲靜室東削爲仙掌、西削爲水簾、從峰上伏而觀其削則有靈

風欻起薄人上搏寒毛盡戴東峰之南爲衛叔卿博臺與靜室皆可到引絚而下踏危板超斷巖非鹿輕鳥疾莫敢嘗試于斯矣南峰之背爲賽華山學三峰而未至稍西爲三鳳山山巔各有一石起立如危欄相倚環三峰而山者燕鋒代鍔拱峙迴遭層樊細皴若灰羊胃家君目之千葉寶蓮玅得神態昔渚宮賞丹霞之標山陰美鏡中之目未若茲喻之廣大也諸山之勢奔趨跌宕皆畢其力以爲嶽用嶽尊如帝者方偉衣冠峻瞻矚未嘗假以扳援惟從搠嶺下接雲

臺如虬蛇蜿蜒垂頭欲飲譬之於人三峰者頭項也雲臺者右臂也今之上者於幢於峽于溝攀肪而後至臂緣臂而後至頭也諸山石綻裂如破衲斑剝如繡鐵惟三峰者完好如片玉瑩白如雪沙搦嶺而下所逕輙窮因窮度巧詭怪幽玄無不造極昔昌黎痛哭非爲紕漏葢山水奇窮筆所不能繪脉所不能傳惟有痛哭足以發舒其勝耳不然嗣宗之達猶不免哭況昌黎耶搦嶺而上謝險趨夷薦躡峰尖則凴虛御氣夷險雙絕余于三峰徘徊擬議美目恬風山如

語笑則一祖二宗摩頂而授偈也寒湫靜犁夜月孤懸則主將才斗嚴明侍者鬚如蝟毛磔也猛風驟雨出沒陰霾則太眞燭牛渚之淵而百靈怒穆滿觀河宗之宮而萬寶騰也蓊三峰之妙略見于斯矣凡山險處凌躐以徃奇賈吾氣也凡山夷處委頓而休緩成吾疲也遊有三恨山無名士邑無名酒石無名鐫也有三適天無纖翳四山雲氣濕濕而蒸者飛落于地而不知所之也快雨新晴焦瀑皆飛流風叩阿而衆山響也都人士女非其爇香賽廟之時山靈孤峭

之韻。能不爲所敗也。余甲辰之歲從家君上洛背華而居者五月餘丙午上公車往來識其面一至青柯坪而止性不喜因人遊時且無其膽也今年壬子微官越絛被檄之蜀關及關而望如逢故人意勃勃欲往觀焉乃走祈華山君所起雨注下悲甚曰神拒我、耶、甫拈瓣香而齋、則又喜不自禁、知神爲我洗塵汙也、是日宿青柯同遊者嘲余肥短懼不克上、因問道士我肥何如袁吏部道士曰公臞吏部肥、余笑曰事濟矣明旦翔且騖而行、歷三峰之巔、洸覽無遺焉、每

至窮奇絕險或反覆臥觀之或拍掌獨躍或掬流泉
而飲之擊磁甌不知其碎也道士不能測輒目笑是
夜復宿于青柯明日出山如嬌兒斷乳腸脉脉不能
舍去枕上簀中與道士相挽行者凡數夕因援筆次
其事時萬曆壬子夏六月甲申日也

太華山記

廣陵李之椿

環潼津京兆間億青萬碧兒孫羅列皆太華別址也三峰影度函谷挾蒼龍而奔試看積翠飛來衣袂俱成五色雲矣過灝靈宮徘徊玉泉者久方敢入山雙巖蔽日劃天 眡路不一二里即五六折翹首三峯頂失之泉聲如磬如簫如筑如絲絃如環珮一水匯羣山之波而注巨石直下其發源自水簾洞貫二十八潭應二十八宿潭折而為石石折而為穴穴折而

爲溪溪折而爲灘以至此張超五里霧已不可見如
故者希夷峽笑耶睡耶夫孰從而問之入五里蘿修
莎映險步攢雲逆十八盤而上孤危錯落山猶左右
截也將至青柯坪三峰仍懸天末大石挾水以蹲一
壑縫山萬籟張而異香曳越是道皆泣蝠攢飀百峽
千幢復亘其在前何怪乎遊者回心幢内黙不見天
握繘疑斷罝坎疑錯拾級疑墮尺石横引足相躡者
曰二仙橋三峰雲障惟毛女所居北斗坪儼樹繡屏
兩山虛處平田萬頃俱縮就層烟遊者不可因險以

負奇車箱入谷箭栝通天美哉少陵詩也未幾詣老君犂險則甚于千尺嶂嶂暗而犂突故犂窮直攀猢孫愁萬丈危梯道通一線轉而卽山之北矣靈臺峰屹然居左高瞰三峰亦堪躭僻疾趨得擦耳崖上阻極山下臨深塹所賴行猶昂首再百步仍一絕壁號日月崖險哉伯犂而仲嶂稍前過三官洞一石嶄然突橫天半人與石並行手足隘無所着日月崖復瞠乎後踰此地稍平大石翼天鑿空居帝傍有石微殺緒草茸茸一區可憩仙人掌微茫欲出諸巒纖秀百

岫爭妍烟雲上下來往濛濛百二關河絲絲斷續坐明星頂上俯玉女而拾蓮花又當作何想行三里許入萬丈龍門酈道元所謂擸嶺森森矣似幢而中折似犂而上直似崖而左右皆不測余夫善騎龍者乎柱下史何不能而牛也函谷且將鞭蒼龍起賴有五將軍松叱之揖將軍又幾懸度幾令人應接不暇予初欲先探玉女再問蓮花咄哉猿迷而鶴賺幽麗繽紛多所莫辨種種沁腑澄脾所歷諸險皆在濃霧蒼烟外至此恍拾瑤草于三山不更作入世想草問塊

琅有聲則前所稱水簾應宿塘與花風鳥韻相應于重泉夾石之際冷冷然濯魄冰壺也第玉井十丈蓮不可復覩爲恨耳從玉井轉石上行卽蓮花峰其嶺處可窺水簾洞陰晴萬態老君煉丹爐在蓮花峰北古栢宛有道意歷三險方獲抵明星峰幸孤松蔽險可度至峰口則一石作虎狀入虎口而探明星無復恐怖迄至詣四方削成顛現險窮驩喜無量蓮花在腰玉女在面諸峰朝拱在旁余于是捫天大嘯曰呼吸直通帝座太白豈欺我哉轉而東歷避詔崖崖形

覆前縮後約數十丈且浮度細辛坪則草木蒼葩花鳥歷亂等于入蓮花峰之徑而曲折微遜且行且吟臨風獨笑然後後睇避靜之幽崖盼全真之斷岸望仙碁之故址不覺玉女珊珊其欲至矣呼玉女三而不肯應祇見洗頭盆裏天香浮動欲向仙人掌上取芙蓉露忽焉滿掌雲生迷離莫際又何知攀嶂穿峽度壁凌崖遊蒼龍而奇險驚危若此也哉時日將夕遂取故道而返險倍于初回首諸天三峰如昨仍將問太華于潼津京兆間

使君孟年早雋天假餘閒令得探奇選勝而又僻躭誦讀佐其文采風流眞玉而冠也

遊西嶽記

戎州尹伸

雍州積高神明之隩也而華爲鎭白虎通德曰華之爲言獲也言萬物可得獲也自舜西廵始名岳考秦漢祠白帝不必在岳其義疎矣 國朝祀典明備廟貌崇宏己酉之夏余以守土祗祀事僅涉其趾丙辰七月蟣虱臣伸捧雍州之章趨闕下稱 天子萬年固將途莊其巔効祠官秘祝焉豈徒靈運文癖而已哉三原來生臨輔行接藉索勝請爲之記記曰泰之

山連蜷而深杳者多矣至此三峯特起寸壤不黏從縣道望之如古司寇冠以其披勇而冶故又謂之蓮花峯峯之初徑一曰千尺㠉一曰百尺峽俱在巨石之璺左右劖無完膚喙者嚙指脣者受跂恐其不足恃也齒以枯木傍垂鐵繂而手之登者臂臂相接酷似三峽飲猿竇而出其道在巃肩膠于巃則生之徒足垂于喬則死之徒下不足時以片板補之是名二仙橋上有餘吾形更有餘則靡吾厓以準之是名擦耳崖巃絶始見壤壤不離礫或曰谷或曰溝皆凹也

而犂溝則始乎凹卒乎凸似行巨魚之背石又實過
而回盼其額稍繆豁容膝是爲陳希夷避詔處大率
㠉峽以上兩目寄於釜鑿雖有奇不知也經數十百
折而至蒼龍嶺始知有奇然嶺長五百丈徑咫隆脊
左右洞然巨壑其下遂不可以尋丈空中扶搖爲麗
峯巨壁所障者壑專受之以夾攻行子卽傴僂丈人
亦嶔嶔然汗下也嶺之終爲峰之始纖裊如雲故曰
白雲峰踰峰始見五松蒼鱗古鬣摩挲雲漢之表秦
號大夫而此號五將軍千百年勁風嚴霜須此君賈

勇勝之小憩裁得仰西峰峰之懸流千仞具飛舞變幻之勢是時偶涸徒意其砰磆之聲與松韻爭雄耳自此至宗土祠東峰之背直在眉睫石痕攕捷即仙人掌至洗心坪蓮花之瓣始坼坼于左爲東峰爲中峰坼於右爲西南峰計縣中所見如冠形者中峰隱約與東西峰相對耳南峰爲西峰所障從麓及腰皆不見必躡松檜峰始識其面絶其巔而後見東西峰之在下也南峰可謂善藏其高矣東峰之頂兩成而頹然於前其腰有松其足有樺此松葉大膚青棣如

蓮房其實可啖與五將軍別種松樺之外無他木經所謂禽獸莫居誠然也西峰銳末而其傍多竇方及項得兩石上者昂首敦脅下者仰而若擎儼然龜遊蓮葉從東嶺望之尤肖南峰凌兩峰之上而有其勝河渭涇洛了然衣帶沙苑浮黃與河涇相眩遠山都從西南來起伏萬族未易名狀至此而吾目始得遊於浩浩渾渾之間終南太白指顧可到青遮所謂呼吸通帝座者此亦其極觀矣峰頂有二十八潭而經見者四俱澄鮮可鑒在南者曰仰天池曰黑龍潭在

東者曰玉女洗頭盆在西峰下者曰玉井即生十丈蓮處遊者坐此如處堂奧之中四面井幹飛翼斷續攢映窺之不見扣之無聲一區自爲天地者也從此南上中峰下萬松嶺已半是歸路其所謂衞叔卿博臺賀老石室一在東峰絕壁之下一在長空橋之西俱不得至悵望而已是役也住山凡二日初五之夜宿洗心坪初六之夜三鼓達縣署得詩凡五首

尹子曰大凡名山多爲黃冠緇流所據而此輩亦借遊客以厚其生華山不然寄寓洗心坪者獨道士李

本和耳嚮導之難可知也余窮兩日之力僅得盡三峰大觀若夫秘龕邃壑十未能二三也圖記侈𡾰峽之險甚具遊人一見氣奪以予觀之此中即跬亦不死盖罅處積土相叠勢必留滯懸布挽綆皆贅也同調者怯昌黎而壯謫仙請自余斯言始

諸公選勝鬬奇頗為金天王開其生面

太華仙掌辯

唐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岩北壑破岩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濵。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于此力擘而剖其中。跖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河自此泯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誠之乃徃覩曰誕哉此説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

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形可聞見非神之所爲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爲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達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爲神矣且此靈之運爲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爲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爲開闢之始也

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道偕有其事自爲而著。悠悠乎年代之邈。没其誰也克傳。以爲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典記不以爲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汨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嵲屼相薄。高深相嶔。乃有銳而出者爲虎牙。偶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

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覧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駭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覩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爲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狠石銘

唐　皇甫湜

狠石蒼蒼驪山之傍巉朴磈頑嶷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也七十萬人玆焉遑遑發石北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逵遲刑楚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狠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爲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寂木烏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惣奇力瘁財殫驅逐而前如刈艸菅天毒其衷神憤其

凶謫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荆棘指麾崤潼險阻不
闔干戈倒鋒尸露于劫隧燔于童蓬顆無依不十年
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
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刿私其身以盡其
人刻詞狠石烱戒千春

藍田關銘

唐　皮日休

六年皮子副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藍田關覩山形關勢廻抱于天秀欲染睟危將驚魄意將造物者心是而加力耶不然者何壯觀若斯之盛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信矣哉若爲天下之樞機萬世之閫閾者非玆關而莫守也因陳其規是爲藍田關銘天輔唐業地造唐關千巖作鎻萬嶂爲拴難圖其形莫狀其秀雙扉未開天地如斗軋然晝啓人流如濟

似畫秦國鏞於馬底崾不可侵唯王之心矧夫茲關
獨可規臨

馬當山銘

唐　陸龜蒙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乎大江之旁惟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黷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蜒骨横魚吭幸而脫死神䰟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使舟檝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章順中如劍鋩蹈藉必死鉤鰲必傷在古巳極於今益彰敬篆

嚴石俾民勿忘

記棧道

成都楊愼

顔師古曰棧即閣也劉禹錫有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有云我之提封距右扶風觸劒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自褒而南踰利州至於劒門十有七道塗次舍可見於此又云棧閣凌虚下臨唅呀隬崖峭絶枘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鉤闌狹徑深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歐陽詹棧道銘有云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

大抵漢中雖是平川東北入長安西南出劍門皆有棧閣之路惟今洋州子午谷南北正對長安王莽所開唐明皇荔枝路老杜云百馬死山谷至今耆舊悲信爲險絕

棧道銘

唐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絶巉巉冥冥麋鹿無蹊猿猱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敻不相接且秦之爲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貿遷可親昵擘折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

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廻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兹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聖賢代其功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唯兹地也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粤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縋懸纑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翠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棚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跳堅勁膠固雲横

砥平惣庸蜀之通途繞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贄幣以進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汙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次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刓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爲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乎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恐不爲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嗤

嗟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作乃爲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備設大象雖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被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崖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人烟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劖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怫劉怨從完以蹐隋落我榮自顛而植

施非華勢材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常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險峭悲壯

魏　酈道元

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尚崩浪萬尋縣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頹疊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盂門東南有平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其水南流歷鼓鍾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經崖秀舉百有餘丈峯次青松巖懸頳石於中歷落有翠栢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

興元新路記

唐 孫樵

入扶風東臯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郿多美田不爲中貴人所并則藉東西軍居民百一繫縣自郿南平行二十五里至臨溪驛驛扼谷口夾道居民皆藉東西軍出臨溪驛百步南登黃蜂嶺平行不能百步又步登集集嶺盤折而上甚峻下集集嶺稍平二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有支路直絕澗並山復絕

澗蜿行磧上十里合于大路下黃蜂嶺復有支路並澗出桀桀嶺下行亂石中五六里與澗西支路合由大路十里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西山下噴號怒北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斛又十里至松嶺驛逆旅三戶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三里逾二橋登八里坂甚峻下坂行十里平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行連雲驛自連雲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六七里及嶺上泥深沒屐路旁樹往往如挂麈纓纚纚而長從風紛然訊於樵者曰此泥檜也豈此嶺常

西樹有此名乎尾泥行十里稍稍下去又平行十里
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草細可耕稼有居民佀
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平川西並澗高下
行十里復度嶺上下嶺凡五里復平不能一里復高
低有闊路行七八里扼路爲關關北爲臨洮關南爲
河池自黃蜂嶺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
私田嘗用息馬多至萬蹄今爲飛龍租入地耳入關
行十里皆闊路並澗閣絕有大橋蜿蜒如虹絕澗西
南去橋盡路如九衢夾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七
記斯路也

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並澗皆閣道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横爲一行曰鄭淮造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驛皆閣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仙岑雖閣路皆平行往往澗旁谷中有桑柘民多蔡居雞犬相聞水益清山益奇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壁然而高出其下殷其有聲如風怒薄水里人謂之鳴崖豈石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孔閣閣上巖甚奇有石刻其刻云褒中與閣主簿王顯漢中郡道閣縣掾馬

南漢中郡北部督郵邈通都匠中郎將王胡典知一縣匠衛續教蕭泄石佐張梓等百二十人匠張羌教褒中石佐泉疆等百四十人閣道教習常民學川石等三人凡七十字其側則曰太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案其刻乃晉武平吳時蓋晉由此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驛自仙岑而南路旁人烟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往墾田至一二百畝桑柘愈多至青松郎平田五六百畝谷中號爲夷地居民尤多自青松西行一二里夾路多松竹稍稍深入不復有平田行五

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嶺東多泥土蹟而黑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嶺凡十八里四望多叢竹又高低行十里至山輝驛居民甚少行旅無庇自山輝西高低行二十里上長松嶺極峻羊腸而上十里及嶺上復羊腸而下十五里及嶺下又高下行十里至迴雪驛自迴雪驛南行三里上平樂坂極盤折上下凡十五里至福溪又高下行十里至黃崖崖南極峻折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雲驛西行復兼澗行二十里俾背絶小嶺上下凡五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

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嶺羊腸而上凡十五里極峻折往往閣路至嶺上南望興元烟靄中也下嶺尤峻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柳店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孫樵曰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改作利不十法不變豈謀新亦未易耶滎陽公為漢中以褒斜舊路修阻上疏開文川道以易之觀其上勞及將下勞及卒其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異於古人將濟

民於艱難也然朝廷有竊竊之議道路有嘖嘖之歎豈滎陽公始望耶況謀肇乎賈昭事倡乎李林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於天子則加班列於滎陽公滎陽公無毫利以自與僅怨咎獨歸滎陽公豈古所謂爲民上者難耶

河源記

元　梁寅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于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惟河宗佛書言阿耨達山有大淵水即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變異或蕃漢異稱不然記者之妄耳按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蓋得之目覩非傳聞者也太

祖嘗征西夏過沙陀至黃河九渡九渡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内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郭位置以聞上悅以爲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其弟闊闊出馳奏大臣沮之次年還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皆沮洳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觀登其旁嶺下視竇歷歷如列星然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惱兒者海也星宿海

合流而東滙爲二澤復合流始名黃河然猶清河涉

河析爲九即九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

渾土人抱革囊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如舟以

濟附以毛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東廣可一

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崑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

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爲四達之衢地多

盜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峻獸有

㹊牛野馬狼狍羱羊之屬東則山峭峻而地漸下岸

至狹或狐可躍渡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

河州東北流歷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書言葱嶺河至蒲昌海水洑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菖也土人言于闐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其洑流信然然其復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黄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閬風玄圃積瑶華蓋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于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崑崙之

西北東流過山之南然後析而抵山之東北其遶山之三面如玦焉實非源于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脉也山高而廣則其水必衆而鉅崑崙至高廣者也而謂無一水源于其間邪其不言之者葢欲破昔之謬著今之奇故略之爾延祐中闊闊出爲翰林承旨潘侍讀與同寮故得其言如是余喜其詳而信因述之以資多考云

古今注家多矣

[illegible]

黃河源考

成都楊慎

按史記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伏流地中南出積石其山多玉石武帝因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班固以騫爲未嘗見崑崙唐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得源於悶磨黎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西南故蔡氏尚

書禹貢傳兼取二說而歸是於薛然皆非耳目聞見之實論元至元十七年命都實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自河州四閱月始抵其處學士潘昂霄述其所見爲志謂河源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自上瞰之如列星羣流奔走五七里滙二巨澤自西而東經歷可半月合赤賓河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又一二日歧爲八九股行可二十日至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卽崑崙也自是凡七八日河水北行轉西崑崙北一東北流可二十

川至禹貢積石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溪澗分流合派莫知紀極至積石始林木暢茂及考臨川朱思本得譯出梵字圖書其間分合轉折與志或異而崑崙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大槩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胡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考張騫使西域所至惟大月氐大宛大夏康居其餘旁國皆得之傳聞徒見鹽澤伏流至於積石再出遂謂此爲河源誠未睹崑崙班固非之宜矣元鼎雖亦以使事往吐蕃然屬

歷有序其言崑崙山水委曲可信故蔡傳以元鼎之
言爲近然亦未究極至元有天下薄海内外皆置驛
使通道絶域如行國中都實又特以河源事往所詣
多鄉道指授其所紀載當有證據然後知于闐鹽澤
崑崙積石一皆河流所經去源猶遠譬諸常山之蛇
張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實所至昴霄所紀庶
幾見其全體矣雖然中夏内事有干人紀者君子所
當知中夏外事無預於人者君子所當畧故禹貢止
書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其下經過播逆入海之處則

備及之意葢有在矣後世振决蕩拆河流在中國者代無善捍之策而反遠求其源于荒絶之外欲何爲
邪姑併錄之以具觀考

青唐錄

宋 李遠

青唐即邈川其地在黃河之曲直西至成都數千里北占河湟間千餘里河湟間有鄯洮河渭蘭碾疊岩等州唐為隴右節度而鄯善其治所也蓋禹自積石導河導河行數曲而湟水洮水入焉河渭蘭碾疊岩在大河之南洮岷又在洮水之南湟鄯部積石軍在大河之北湟水之南河州渡河至邴靈寺即唐靈岩寺也貞元十九年凉州觀察使薛承洮所建寺有大

閣附山九重中有佛像刻山爲之高百餘尺環寺皆
山山悉奇秀有泉自石壁中出多臺榭故基及唐人
碑碣三十里至墨城城自山削成屈曲相重自墨城
西下城十餘里始得平川地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
依水築屋而居激流而磑由平壤行三十里至湟州
城周七里水倚高山北臨宗河橋西入省章峽山峻
嶺二十餘里至湟復由小徑下十餘里道出峭壁間
縈紆曲折不容並馳其道斷處鑿石爲棧下臨湟水
深數百尺過者寒心崖壁間多唐人鐫字中途遇平

地纔廣數畝羌因之卓帳建寺焉四十里出峽屈曲下至大川即宗哥城川也川長百里宗河行其中夾岸皆羌人居間以松篁宛如荊楚又四十里至宗哥城分東西二壘廣八里北依山南枕湟水比諸城最高至秦州千餘里東北至西京府西北至甘州城皆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北至河州四百餘里又二十里至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廣二十里傍開大門中有隔城以門通之爲東西二城僞主居西城門設譙樓二重譙樓後設中門復設儀門門之東契丹公

主所居樓西爲絕級夏國公主所居也過儀門北二百餘步爲大殿楹棟皆繪王殿基高八九尺去座丈餘矣碧琉璃磚環之羌呼禁圍凡首領升殿白事止琉璃磚外犯者殺之傍設金冶佛像高數十尺飾以眞珠覆以羽蓋國相廳事處其東直南大衢之西有壇三級縱廣畝餘每三歲一祭天于其上西城無慮數千家東城唯陷羌人及陷羌人之子孫夏國降羌于闐回紇賈販之人數百家居之城西有青唐水注宗河東西平原建佛祠廣五六里繚以周垣屋至千

餘楹爲大像以黃金塗其身又爲浮屠十二級以護
之阿里骨歛民作是像民始離心吐蕃重僧有大事
必集僧決之僧之罹法無不免者城中之屋舍居半
唯國主殿及佛舍以瓦餘雖主之宮室亦土覆之自
青唐而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馬三日可
到海廣數百里其水鹹不可食以凝爲鹽其色青中
有島廣十里習禪者贏糧居之海西北皆平衍無壟
斷其人遂善藪草以牧以射獵爲生多不粒食北至
有鐵堠高丈餘羌云此以識界自鐵堠西皆黃沙無

人居西行逾兩月即入回紇于闐界又弊牛城在青
唐北五十餘里其野產犛牛城之北行數日逵大山
其外即接契丹又青唐之南有瀘戎漢呼爲瀘甘子
其人物與青唐羌相類所造鎧甲刀劍尤良瀘戎之
南即西蜀之界蜀有祟山絕險之限此皆青唐邈州
土疆風俗之可紀者也

黑山考

江寧顧起元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宋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沈括云予奉使甞帳宿其下云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源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黑爲盧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

鴈塞考

江寧顧起元

語云鴈門紫塞地皆在北今人稱北爲鴈塞非也荆州記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鴈飛靏至此即回翼唯一處稍下每鴈飛達則矯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鴈塞地在蜀漢間也

燕然山銘

漢　班固

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後漢車騎將軍竇憲率羌胡兵出塞與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斬獲甚衆憲遂登此山勒石紀功令班固銘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記天山

吳興愼蒙

天山伊吾郡有天山高十五里廣六十里冬夏積雪不消一名雪山匈奴過之皆下馬拜漢遣二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虜萬騎而還即此

鄂天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三藏[illegible]天山[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二[illegible]

天山[illegible]天山[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天山

記葱嶺山

吳興愼蒙

葱嶺山西域三十六國而限以葱嶺其河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在南山下與葱嶺河合水經葱嶺高千里行十二日可至其頂此亦水之極異者

記葱嶺山

吳興沈垚

葱嶺山西域三十六國而限以葱嶺其河兩源一出

葱嶺一出于闐在南山下與葱嶺河合水經葱嶺出